

春日

罗黑芷著

现代文学名著
原版珍藏



會叢社報週學文

日 春

著 芷 黑 羅

1931

店 書 明 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日 / 罗黑芷著. —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

出版社,2015.1

(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

ISBN 978-7-5458-1005-9

I. ①春… II. ①罗…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7303 号

春日

罗黑芷 / 著

责任编辑 / 邓小娇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郦书径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o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字数 130,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005-9 / I.287

定价: 12.00 元



族家其及者著書本

目次

客廳中之一夜·····	(一)
春日·····	(二)
乳娘·····	(一七)
遁逃·····	(二五)
不速之客·····	(三五)
或人的日記·····	(四三)
煩躁·····	(五五)
雨前·····	(六九)
現代·····	(七五)

附錄 作者評傳

羅黑芷死了.....	黃 醒(二四)
予所知於羅黑芷者.....	李青崖(二六)
羅黑芷的小說.....	黎錦明(二三)
羅黑芷的散文小品.....	趙景深(二六)

客廳中之一夜

我爲何走進了這地方，在這冰冷的夜？

在這裏我看見了一座兀立的石頭在這陰溼的庭中，這彷彿是一座苔痕斑斑形狀奇怪的鍾乳玩石；我又看見一個彷彿滿盛着清水綠藻的碧瓦大金魚缸倚在一棵細葉紛披的天竹的榦旁；在對面階上中央我看見一個彷彿五尺來高的矗立的屏風，是朱漆鑿的呢？或者剝蝕了這些東西被庭院兩面房屋窗帷裏透出來的薄暗燈光濛濛地混合着，在階前，在院中，只現出黑魃魃的形塊，分辨不出（在蔦生人的眼裏）究竟是幾堆什麼東西。

然而即使是一個蔦生的客，跨進到這庭中來，又在這冰冷的夜間，除了那浮在薄暗

的朦朧燈影裏的彷彿可以想像，是彫簷畫棟的輪奐之外，還能夠嗅到一種異樣的氣味，一種在現今生活中不習見的氣味，一種從婦女們使用過的梳粧檯木質中揮發出來的髮油的氣味，古舊的閨閣裏的氣味；單只這氣味已經足夠使他憧憬於現在這站立的場所，雖是陰暗的，但曾經是有過光輝的。

呵！無論我是否熟知這人家的歷史，我站在這階前，正待被這裏的矮胖而年輕的主人邀請入室之先，我眼前的一片幻象不得不突然飛轉到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前的這地方，在夜間的光景裏去：

我彷彿離開了現在的地位，看見這朝北三楹房屋所在的地面完全被空闊的庭園所佔領；園中各種植物在暗地正分泌出初春草木的氣息，滋潤着晴夜的星空；我在長青樹旁佇立，從假山的崢嶸石峯下經過，籐蔓鈎住了我的衣裾，枝葉拂痛了我的臉頰，我的脚被那多青苔的泥土浸冷了，我的呼吸却非常酣暢；我走到一個假山的石洞前，這面是黑暗的，但將眼睛越過這幾堆凸凹的石上生長的一叢天冬草的末梢，就窺見對面曲闌

護着的石階和那更遠一點的彩色的玻璃方窗都浸沉在那從軒敞的廳內透出的溫和而帶紅色的光裏；我聽見廳內正有人飲讌，我聽見裏面的說話聲和笑聲；不時有人的影子在那不透明的窗上幌過，那是往來蹣跚的侍僕們吧？那是被肥甘膩滿了腸胃離坐走幾步的上客吧？那是主人把酒勸客巡席而走的姿影吧？那主人應該是面貌豐腴的吧？倘若是一位老年人，就應該是健旺的矍鑠的吧？可惜我不能瞧見他。一陣颯颯的微風從我頸後吹來，我回顧那遠而黑的一排木樁彷彿是幾株禿柳；那些樹榦之間隱約顯出一片白的水波；呵，還有池呢！這主人是一個倜儻的退居的仕宦吧？他愛與輕裘緩帶的名族往來的吧？他愛聽坊伎的檀板清歌的吧？他也愛吟詠詩詞的吧？我在這黑暗的山石洞邊被眼前的夢一般的景象所迷惑，於是我彷彿又聽見一派悠揚的胡琴聲不知從那裏吹了來，又彷彿聽見嬌小的笑謔聲在更遠的處所。

我稍一動彈，立刻回到我現在的原處。我不能決定那遠了遠了的主人是屬於那一類的人物；我只能根據在這夜間一瞥的接收所給與我的周圍的力量，想象出那階前屏

風所遮蔽而爲稀薄的燈光瀰漫着的這正廳之內，決不是今日這般陰暗的模樣；那裏面決不至於像現在（望過去）用板壁隔成五六間的小小房間；那裏面決不致於和那死去的主人的第三代的後裔發生住居的關係；那裏面決不致於有膩人的髮油的香味在這冰冷的夜裏送入我的鼻觀來。

呵！我還有多餘的時間去冥搜關於這客廳的往跡嗎？那矮而肥的年輕主人已將我引到（他的）客廳內了。

這客廳便是那朝北三楹房屋之一，也可說那三間房全是現在的客廳，而昔日的客廳——即是那面南的正廳——却變成了這年輕主人的內室。由這兩面房屋對立在夜色裏，中間讓出一塊可以望見星光的天井的這建築的高矮相差和形勢相異，便可推測到一家人口的繁衍上必要的處置和經濟上大家族的分崩。

我在這中楹的所謂客廳內，憑藉中央一盞在大理石圓桌面上的煤油燈的黃色的光，模模糊糊見上方壁上懸了一幀墨揚的行書挂幅；左旁是一個用鏡框嵌着的二尺多高

的老人半身像，那頭額和下頷全包隱在白色的髮髻內；大約是這家的祖父的遺像了。看去，他的眼角脣邊的皺襞裏處處表現出福相，是這樣笑瞇瞇的，瞧着那右邊房門口露出臨窗一張楠木書案上亂放着的一些黑色大小物件和一張灰白色的新聞紙。那房裏是黑暗的。那老人或許也能懸想到那房內挨壁必定安放着一排箱子，那是只留下了綠色彫鐫的書名在箱蓋上的書箱吧？或許那房內也同尋常的書房一般必定擺着合式的傢具，那是已經舊到變了顏色但是不曾改換牠們原有的闊大氣象的傢具的殘餘吧？或許還有一個落失了耳環的白銅炭火盆擱在栗色髹漆的舊盆架上吧？還有一張被空氣鏽蝕了鐵柱的鋼絲床吧？誠然誠然，可是在這樣的冷夜，那盆中何以沒有一點兒火爐？而那床上鋪設得頗溫暖整齊，但是他的這矮胖的孫子何以說夜間獨自兒冷得發抖呢？那老人始終微笑着，將這些重大的變動遺忘在他當日的安穩生活裏：這是我能斷定的。

可是我爲什麼闖到了這兒來呢？這却很難說個明白。

只說罷，不止一刻鐘光景，七八個約定的朋友都陸續來了，這地方便立刻添加了十

足的熱氣和光彩。我們便圍聚在那房裏賭博。燈光也明亮了，炭火也燃燒紅了。香煙，點心，熱茶，熱面巾，由一個漂亮女僕的手笑嘻嘻交換遞來供我們享受。我們的喧笑代替了昔日此地的（我想是）花木受着風吹的微吟；我們的意氣壓倒了外間壁上老人的誇耀一時的豪邁風流。

我們賭興正酣，忽聽到那矮胖主人又在向誰殷勤招呼了。進來的步聲很沉重，似乎是黑漆皮長筒馬靴踏在地板上的笨重響聲；這來客彷彿是一位新從戰地回到後防的下級軍官。

『噲，那房間給誰佔了？』大聲問過來的是習慣的威嚴的聲音。

『剛才幾位朋友約定了在這兒玩一玩錢，很對不起。』這邊頗無氣力但是恭敬地回答了。

『就這邊房裏也罷，燒個炭盆來！她在家麼？』那笨重的脚步已經隨着問話進對房去了。我聽來這「她」字的聲音裏似乎代表着一個可愛的女人，而這威嚴的來客所要求

的女人似乎又與那矮胖的年輕主人有某種骨肉的關係吧？我聽見他似乎不曾哼出什麼響亮的否定的回答。

唉！這是一處什麼場所呢？

我瞧瞧這些圍攪在桌旁的景象：有搖擺着的赤紅的面孔，有燃燒着一般的轉動的眼球，有繚繞於人們頭髮上耳邊間的團團的煙霧，有從希望勝利的嘴裏喊出的緊張的呼喝。我似乎墮在一種迷霧裏了。

頭家揭開來的骰盆裏明明是三個五點湊成一個畸形在內；押『單』的贏了。『下次便應該是一十四點。』我想。

『雙！』我擲下了四塊洋錢。

那高額骨的朋友笑吟吟慢騰騰揭開骰盆一亮，多數的聲音喊道：『單！雙紅拾五！』我驚了一下。許多肩膀和眼睛互相擠着瞧着，談論贊美他們的先見。於是我最後的四塊洋錢也輸掉了。

呵！我終竟墮在一種迷霧裏了。這受了損失的金錢不知在什麼時候竟和那個「她」字聯合起來，於是這房裏的一切木質的傢具和床上的帳褥，一時都像變成了一片極微細的波浪般飄蕩起來，發出女性身上的氣息，和我先前所嗅得的一般。呵！這氣息裏有詩味的溫柔與尊榮，有肉體的密貼與嫉妬；這是有感情的動物不能忍受的有毒的刺了。我很想去瞧瞧：那矮胖的年輕主人現在正做出一種什麼樣的面相呢？

我獨自溜出了房，被夜的冷氣壓得打一個寒噤。對面房裏已經有囔囔的語聲，彷彿半夜起來聽到的鄰人夫婦的絮語一般。那壁上左方老人的肖像依舊笑瞇瞇地俯瞰着這廳中他所遺留下來的器具靜靜發出滯澀不明的輝彩。這小小客廳裏的光景比我來時更暗澹了，雖然那圓桌上的煤油燈依舊放出黃色的光芒，雖然那一堆朋友們依舊在房裏熱鬧呼喝，街中的更鼓却有催人歸去睡眠的意思了。

『先生，就回府去嗎？』

呵！我正待尋探的那主人，從外面走了進來，青灰色綢面舊棉袍的領口上一個方面

的大圓腦袋，領下約略顯點鬚，很謙遜地向我笑說：『先生，對不起，招待不周，閑時再請過來。』

我在模糊的燈光裏仔細瞧着他的面貌，確實是肥胖的，但是這肥胖或許是遺傳的關係吧？因為那眼眶下方和鼻梁兩旁的皮膚裏彷彿有灰色的血液停滯着，這又是消化不良與失眠的病徵了；然而笑嘻嘻的送客的容顏直陪我出了那所巍大的但決不是一姓人家獨居的房屋的门。

很久，我的印象中那客廳的夜間的光景，時而是從燦明華麗的殿宇中流出溫暖的笙歌，時而是從那稀薄的燈光所籠罩着的窗帷裏透出一陣陣陰暗的迷惑的髮油的香味；這真是沒可奈何的事了。

一九二七，三月十日。

春日

一個人住在村中總比在城市更容易知道時序的變換。一聞到風裏帶來的氣息，雖然顏面和藏在厚襲的衣服裏的全身皮膚觸着流通的空氣比在過去了的冬天更畏縮到想尋一所溫暖的地方躲起來，我總常常向自己誇示：我已經看見了田裏開滿了紅色的紫芸英和淡白色的萊菔花；胡蝶雖不見，野蜜蜂和各種雀鳥的鳴聲常在這些有雜花的綠田裏或土垣邊叢薄中喧鬧；各種樹木發生出點點絳色嫩葉或淡青色嫩葉在日光中放亮；園圃中一畦的青菜，有的從那簌簌紛披的葉簇中央挺生着一枝有細碎黃色花冠的莖，間或有一隻不會凍死的紅背黑斑小甲蟲在那花冠的萼上抱着；很難得的碧淨無垢的青空，四至接連地平，圓穹似的覆蓋着這生動的世界，那從田間溝洫裏泛溢出來